

失业后,在父亲的帮助下,我租了间门面房,开了家鲜花店,用以弥补日渐贫困的家庭。

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,加上又没有特别醒目的标识,我的鲜花店生意惨淡,为了招徕生意,我决定将一些鲜花从店里搬出来,这样,门口就被打扮得花团锦簇,远远望去,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一天过后,我打开门时,却突然发现自己门前摆着的几盆鲜花不见了,仔细一看,却摆在右邻家门口,本来生意不好,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?我气不打一处来,便要出去与人理论。

父亲拦住了我,他说,不要与人家吵,他们也有难处,我自自有妙法。

父亲要求我再从店里搬出几盆鲜花来,把它们放在左邻的门口,然后,把自己门口原来摆着的花挪到了右邻的门口。

我诧异地望着父亲,不知他葫芦里

人生感悟

为他人开花

古保祥

卖的什么药,本来人家就需要鲜花,这多好,你又变本加厉的送给人家,这不等于把自己向火坑里推吗?

尽管我一万个不愿意,但父亲的做法自有自己的道理,我问他时,他却神秘的不说话。

第二天早上,这里的鲜花同时在争奇斗妍,景色非常壮观,人们纷纷过来询问,到两家饭店门口,才知道鲜花店在中间位置,于是,我的生意开始好转。而同时,我的鲜花生意也带动了两家饭店的生意,他们的老板纷纷出来与父亲握手,说我们无意中帮了他们,父亲高

兴地对他们说,应该感谢你们,是你们允许我将鲜花摆到你们的门口,是你们替我做了广告。

我还是不解,父亲对我说,如果他们不给我们带来广告效应,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吗?

晚上,父亲给我讲了个故事:有一个年轻人,去一家修理厂当修理工,那天接了一个活,修理一架自行车,需要换掉后胎,几个徒弟争先恐后的忙完了,便坐在一旁打扑克,他不爱玩,看着自行车有些锈迹斑斑的,便自作主张地拿了机油给自行车的传动部

位加油,完了,又将外圈给打磨了一下。同事们觉得他迂腐,说他多管闲事,人家又没让你修别的部位,出力不讨好。可是,几天后,车主却将这个年轻人挖到他的公司上班,并且有着不错的工资收入。

父亲讲完故事,我忽然恍然大悟,想到毛姆的小说有这样一段情节:种花老人桑迪·巴雷特正准备回答儿子“如何做人”的提问时,却发现儿子脚下踩翻了一盆玫瑰,老人说:你踩伤了玫瑰,玫瑰却给你的脚底留下了清香!儿子似有所悟地脸红了,老人挥了挥手说:去吧,为他人开一朵花!

原来,让自己的生命为他人开一朵花,为他人灿烂一片心地,增加一缕温馨,添一份生存下去的理由,多一点向上攀登的勇气,就是提高自己的生存质量。为别人开一朵花的同时,也灿烂了自己的生命。

城市空间

下班回到家,我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,房门忽然被敲响。打开门,门外站着一个帅气的“四眼”,左胳膊窝还夹着一根拐杖。“你好,俺新来的,住您对面201栋2楼,请多关照!”说着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,认真地说:“大哥,您能将你家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吗?”他说,他想建一个邻居电话簿。老婆一听说是邻居,就抢过来将号码报了。

“四眼”走后,我警告老婆说:“电话号码属家庭隐私,不要随便告诉别人,知道不?”这“四眼”虽说是社区的住户,看上去也不像是个坏人,但是,现在的人都不地道,老是挖空心思算计人,吃不定这个跛子就没正业职业,开麻将馆搞推销的。咱家电话号码一泄露出去,再也不敢安宁了。”任何事情就怕分析,一分析,热心的老婆也不敢吭声了。

转眼黄金周到了,社区忽然冷清了许多。放假了,社区的居民大多数都去旅游了。我老婆也出去了,我没去,单位要值班。天一黑,往日的万家灯火,成了几颗星星。其实平时都在家,大家也没怎么走动,但感觉都在,心里也踏实。现在都出去玩了,往社区一走,心里莫名其妙地空落了。

开心一刻

导游戏称

杨红筑

我们去新马泰旅游,在机场时见到中方的导游,一个巧舌如簧,看上去精神抖擞的帅哥,他站在大家面前,做自我介绍:“我姓张,以后各位就喊我张导游吧。”我们一听这个称呼,颇感意外和好笑,要知道,“张导”音同“张倒”,本地意思完全反义,意思要骂人是马大哈,常做拙笨事,没想到要如此称呼导游,大家心里都暗暗憋着笑。

到新加坡后,新方派来的地陪导游是位皮肤黑黑的小伙,一开口,便是很地道的台湾普通话,咬着字慢条斯理地说话,很温柔的样子。中方的张导游介绍他姓卜,我们可以简称“卜导(扑倒)”,大家本来就被“张导”的谐音憋了一肚子的气,此时再加上个扑倒,再也忍不住爆笑起来。有一次,我们在某景区需求求助卜导,于是隔了十来米距离大喊“扑倒!扑倒!”惹得从这旅游的中国人无不侧目望来,看我们要如何扑倒他。

到了风景迷人的马来西亚,马方导游长得高大威猛,一见面,他自我介绍姓林,大家便心有灵犀地嘻嘻哈哈大喊:“林导(领导)”,还没等林导游答

城市空间

新邻居 阮红松



开心一刻

人在途中

拼车一族

林颐

每天上下班,我和我的小“蓝鸟”,从家到公司从公司到家,走走停停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。流动的车子仿佛一个流动的监狱,寂寞得心慌。

抱着试试看的心情,我在小区的BBS上贴出了寻人拼车的启事。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,由于我的收费比较低,一下子有6位朋友报名。经过挑选,小勇、小君和叶子成了我的伙伴。算上我,刚好两男两女,男女搭配,说话不累。

虽然同住一个小区,彼此并不认识。第一天在“蓝鸟”的狭窄空间相遇,多少都有点尴尬。互相简单介绍了自己之后,又陷入了沉默。忽然,叶子哼起了《欧若拉》,然后是其他的歌儿。渐渐地,我们也跟着她哼了起来。一转眼,目的地就到了。我微笑着走进公司。见到我的同事都奇怪地问:“林子,今天怎么如此好心情?”我恍然,生活的紧张和劳累,如果有人做伴那便更容易度过。

“蓝鸟”成了大家共同的宝贝。小君和叶子对“蓝鸟”进行了一次梳妆打扮。车子前面挂上淡紫色的水晶风铃,

后面放着小熊维尼和史努比,屁股下是带音乐的流苏兔坐垫,常常恶作剧地发出几声尖叫声。小勇不甘示弱,拎着一桶水,把鸟儿擦得瓦亮瓦亮。因为“鸟儿”,我和我陌生的邻居们结成了好朋友。当然,我们的友谊仅限于在车子中或者节假日偶尔的聚会。人和人之间,都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,我们都明白。

每天早晨,我们都准时在“蓝鸟”前集合。我们就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麻雀,休息了一晚的嘴巴比塞饭的说个不停;每天傍晚,我们常常聊起工作中遇见的一些问题,相互出谋划策。这辆车上,4个年轻人,面对不同的人事风云,能够每天一起度过两个小时或者更多,是一种值得珍惜的缘分吧。

小君被公司裁员那一天,我们一路听她边哭边说,有一种死灰复燃的戚戚然。临下车时,她突然抹了泪嫣然一笑:“留着我的位置,我还会找到工作。在这条路上。”我笑了。这个城市,有时晴朗,有时下雨。拥挤的街道堵车依旧,而因为一个小小的足以让心灵接近的共同空间,我们可以更加勇敢。

后面放着小熊维尼和史努比,屁股下是带音乐的流苏兔坐垫,常常恶作剧地发出几声尖叫声。小勇不甘示弱,拎着一桶水,把鸟儿擦得瓦亮瓦亮。因为“鸟儿”,我和我陌生的邻居们结成了好朋友。当然,我们的友谊仅限于在车子中或者节假日偶尔的聚会。人和人之间,都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,我们都明白。

每天早晨,我们都准时在“蓝鸟”前集合。我们就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麻雀,休息了一晚的嘴巴比塞饭的说个不停;每天傍晚,我们常常聊起工作中遇见的一些问题,相互出谋划策。这辆车上,4个年轻人,面对不同的人事风云,能够每天一起度过两个小时或者更多,是一种值得珍惜的缘分吧。

小君被公司裁员那一天,我们一路听她边哭边说,有一种死灰复燃的戚戚然。临下车时,她突然抹了泪嫣然一笑:“留着我的位置,我还会找到工作。在这条路上。”我笑了。这个城市,有时晴朗,有时下雨。拥挤的街道堵车依旧,而因为一个小小的足以让心灵接近的共同空间,我们可以更加勇敢。

世相百态

那天,我去省城参加业务洽谈会回来,车刚下高速不远就坏了,凑巧附近有一家修理厂,而且修理和我熟,我让经理找了几个帮手把车推过去,见一时修不好,就提着皮箱从小道上步行回家。

此时,天已经黑了下来。就在这时,后面上来一个黑大个。黑大个走上来,看看我手中的皮箱,说,刘老板,我陪你一起走吧。

我见过这人,是帮着推车的师傅之一,刚才经理简单地介绍了一句,只记得他姓张,是刚来的。

“谢谢你,张兄弟。”我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。于是,我们并肩往前走,黑大个走在我的左边,一边走,一边问我的一些情况。我就告诉他,我是一家名酒代理公司的经理。黑大个不住地恭维。

赶了一段路,我突然心里一惊,下意识地将皮箱交到右手上。我发现黑大个每走几步,眼睛总是瞟着皮箱。我停了下来,想返回去,我突然觉得这个黑大个会有所图谋。这太可怕了,偏僻小路,夜色渐深啊。

“怎么,怕我害了你?”黑大个眼睛贼亮,在夜幕中像两道闪电射在我脸上。

我吞吐着说:“不是……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黑大个说完继续往前走,我跟在他身后,不敢太靠近。又走了几步,我突然发现黑大个一只手往怀里摸去。我脑子里电光一闪,“刀!”肯定是刀。

我灵机一动,突然“哎呀”一声。黑

世相百态

结伴而行

刘东伟



大个听到叫声,那只手缩了回来,同时转过头,问我:“你怎么了?”

我说:“我给老婆买的项链,忘在了车上,不瞞兄弟,今天是我老婆的生日。”

黑大个说:“那是应该的,错过了今晚,就没多大意义了。好,我陪你一

起回去。”

我忙说:“不用不用,哪能让你陪我走一趟呢,麻烦你帮我看好这个箱子就成了,来回带着太累了。”我把自己的箱子往他手里一放,赶紧撒腿往回奔。奔出十几步,见黑大个没有跟上来,才稍微松了口气。其实,那天

根本不是我老婆的生日,我只是想急于脱离险地。

经理见我大口大口喘息着奔回来,愣愣地问:“你怎么又回来了?”

我说:“刚才吓死我了,若非我机警,今晚恐怕就要去阎王爷了。”经理忙问:“到底怎么回事?”我把与黑大个结伴而行的事一说。经理皱眉说:“大张这人我也不了解,他今天刚来上班,不管怎么说,你总算回来了,唉,你的皮箱呢?”

我叹一声,说:“救命要紧吧,我要是不留下皮箱,那小子能让我走吗?”

说着,我往家里打了个电话,告诉老婆,今晚车坏了,在修理厂将就一晚。天亮后,车也修好了。我告别了经理,开着车上小道,车开到半途,就见那个黑大个抱着皮箱,坐在路边的石头上,而且一脸倦意,两眼布满血丝。

黑大个见到我,高兴地说:“刘老板,你可回来了。”

我见皮箱竟然一点也没有晃动的痕迹,就愣愣地问:“兄弟,你……我以为你……”说到这里,我心里一热,上前握着黑大个的手说:“兄弟,我错怪你了,来,上车慢慢聊。”

经过询问,我才知道,昨天晚上黑大个见我一人走这条偏僻的小路,不放心,便主动和我结伴而行,而他半路上把手伸进兜里时,是要掏烟。我真诚地向黑大个道歉,并邀请他去我的公司里帮忙,黑大个同意了,后来,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。

“安全第一,小心为上……”我犹豫片刻道,“其实你并无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……”

“在我看来这件事很有意思,庸庸碌碌混到四十多岁,总得做些特别的,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对不对?”他叹息一声,“何况马骏真是我的忘年交,他的失踪让我非常难过,你们是一路人,我确信帮你就能为他讨回公道!行动定在晚上九点,那时大厦里的人都走光了,我们有充裕时间慢慢查找。”

两人又商量带哪些工具和应急措施,十多分钟后才分头出去。

自行车毕竟不方便,骑到一半爆了胎,抵达公鸡所住的秋华小区时已九点二十分。这是清一色别墅式的房子,两上两下四间,我急急叩响他家大门,“笃”,才敲一下就应声而开,门虚掩着没锁,我触电般缩回手。

如果他在睡觉为什么开着门?如果他在等我为什么不关灯?他不会遭到王经理那样的厄运?黑暗之中会不会埋伏着杀手等我自投罗网?

楼下客厅、厨房、卫生间都没人,继续上楼,书房没人,卧室……

刚到门口便嗅到一股血腥气,打开灯只见公鸡仰面横躺在床中央,上身裸露在外面,咽喉间有道血口,伤口虽小却致命,手法与王经理尸体上的如出一辙。我呆愣在床边,怒火和痛楚充斥心间!

他是因为而死。从体温看他应该在九点钟前后被杀,一刀夺命未能有任何反抗。

他本可以活得很洒脱很悠闲,有温馨的家庭,有可爱的顽皮的孩子,闲来无事喝喝酒聊聊天,却被我扯入这复杂而危险的调查中,可直到现在仍旧没能掌握到足以控告帮人的证据。公鸡不能白死,我也不能轻易认输,一定要和这些家伙斗下去!

戴上手套在公鸡身上仔细搜查了一遍,从衬衣口袋里摸到传票室钥匙,然后把我留下的指纹、脚印一一抹除,飞快地离开小区。

当我重新出现在圣地德曼大厦附近时,已是一身黑衣打扮。避开外设监控,借助飞虎爪爬到二楼监控室,如公鸡所说里面的保安都去了仓库,无人看守。我翻窗进去将监视传票室的画面关掉,然后再把二至八层安全通道的镜头稍稍偏一点,为我预留一条行走通道。

这两年她的肾病几乎没有治疗过,完全靠她咬牙支撑过来的。这天,她实在挺不住了,倒在写字楼的楼道里,被送往医院。检查结果,她的两颗肾都必须更换,否则就没有生存的希望。更换两颗肾需要40万块,而且换肾后还需要大量药物来保证肾的正常运转。袁方一下子就蒙了,去哪儿借40万?他当时觉得自己两腿发软。

子惠得知需要这么多钱换肾,就坚决不住院,跑回家等死了。袁方心如刀割,如果不是他把公司和别墅都卖了,妻子也不会跟他受这么多的苦。

袁方思考了几个晚上后,主动找到雪儿,说他愿意跟孟俐丽结婚,条件是孟俐丽必须出钱给子惠换肾。雪儿就把袁方的意思转告了孟俐丽。

这两年,孟俐丽几乎把能施展的招数都用了,却一直没有征服袁方。他已经有些沉不住气了,一次竟然喝醉了酒,扑到袁方怀里大哭,请求袁方可怜可怜她。现在虽然袁方是为了给妻子换肾,是被迫跟她结婚,有点卖身的含义,但孟俐丽还是很高兴,她毕竟就要得到他了。

孟俐丽心里高兴,表情却显得很悲伤,走进了袁方办公室说,袁大哥,我刚听说嫂子的死,你为什么直接跟我说?咱们俩之间就不能沟通吗?你赶快让嫂子住进医院,我就是把公司卖了,也要给嫂子治病。

袁方不敢看孟俐丽的眼睛,低头说,谢谢你俐丽,你知道我欠子惠的太多,这次无论怎样,我就跟你去办理登记手续。

孟俐丽有些激动,说袁哥你别这样,我爱你爱了好多年,做梦都想嫁给你,可我觉得眼下谈这事,实在是对不起你真挚的感情,我们俩的事,等嫂子的病治好了再说吧,好不好?袁方点点头,他也不想这个时候跟妻子谈离婚的事情。

袁方回了家就劝妻子去住院,说他已经凑够了换肾的钱。可他无论说什么,子惠就是不答应。她说,我不许你给别人借钱了,就算换了肾,我也活不了几年,糟蹋钱干什么?我死了给你和淼淼留一屁股债,让你们也跟着我受累呀?

到后来,袁方急得快要给妻子磕头了。他说,子惠我求你,答应我赶快去住院,我就是把自己卖了,也要凑钱给你换肾。说着,袁方就哭开了。袁方哭着说,子惠对不起你,这辈子你跟着我受了太多的苦,我心里难受呀。

子惠本能地感觉到袁方有些不正常,她看着他问,你跟我说实话,准备换肾的钱,你从哪儿弄来的?偷来

如履薄冰地来到八楼右侧传票室,拿出钥匙开门,“咯”,清脆一响门应声而开,警觉朝走廊两边张望一番闪身进去,随手关门……

也许不该该,关门时我的脸向右偏了一点,眼角无意间瞥到一点寒光,有埋伏!我迅速扭身,左腿向外横扫,双臂齐齐向下猛砸,好险,一只握着匕首的手被这套组合动作挡在右胯外,同时两人小腿骨在半空狠狠撞击一下,剧痛不已后退半步,彼此打量一眼心中雪亮,冤家路窄,上回在月星七楼活动室与我生死相搏的黑人终于再次露面。

两人在黑暗中激烈交锋,撞击物体的声音惊动了保安,纷纷上楼。见势不妙对我便是挨了两脚夺门而出,左腿刚迈出半步就见他右臂大幅度一扬,我立即翻身趴到地上。“笃!”匕首带着风声从身上掠过插到门上,匕首柄兀自晃动不已。

黑人利用空当做一个飞扑拽住腿向后拉,我急中生智使出鲤鱼打挺挥刀直刺他的面部,黑人腾出一只手向上架我手腕……

来得好,你中计了!我的右手在半空将弹簧刀抛出,左手凌空接住顺势深深扎在他肩胛上。

“啊!”他发出撕心裂肺的长嚎,与此同时保安出现在走廊尽头,大叫道“站住”、“不准动”。我来不及收回弹簧刀,起身三

步两步跑到窗前飞身搜索而下,等保安探头查看时我已稳稳落地有条不紊地整理飞虎爪。

公安刑侦大队将公鸡被杀事件定性为“抢劫杀人案”,安然从省城回来当天高层作出人事调整,小项调到最高层,可直到现在仍旧没能掌握到足以控告帮人的证据。公鸡不能白死,我也不能轻易认输,一定要和这些家伙斗下去!

守候在金致方周围捕捉新闻的记者们终于失去耐心,收拾行李打道回府,警报解除后大厦背后的仓库又恢复平静。因为传票室事件而执行的行政值班制度却坚持下来,严密的安全保卫工作却坚持下来,严密的监控和频繁的巡查使我不敢轻举妄动,日子波澜不惊地一天天过下去。

临近下班接连收到几份急件,我来到八楼财务部韦尔的办公室,刚到门口听见里面传来韦尔的斥责声,站在他面前低头挨训的竟是温晓璐。

连载

的还是抢来的?在妻子的逼问下,袁方只好说,说是孟俐丽资助的。子惠听了,仔细去观察袁方的眼神。她从袁方的眼神中,似乎读懂了什么,于是不再追问了。她说,好吧,咱们明天上午去住院。

袁方有些大意了,他应该从子惠平静的语气中察觉到一种不祥之兆。就在袁方去联系第二天住院的事情时,子惠在家里吃了大量的安眠药。她给袁方留了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:

袁方,我走了。你答应我两条请求:一是要把所有的欠债还清,让我在地下睡得踏实;二是不管你跟谁结婚,都要照顾好好淼淼,子惠谢谢你。咱俩结婚的那天晚上,你逼着我叫哥哥,我故意没叫,今天我走的时候,从心底里叫了一声:哥哥。

下辈子依旧爱你的惠。袁方趴在子惠身上号啕大哭,一搂胡晓红的父母捂着哭声有些不对劲,急忙跑到地下室,发现子惠的身体已经凉了。胡晓红的母亲就抚摸着子惠的脸,哭着数落她,说子惠呀子惠,千条路万条路你不该走这条路,我家晓红走到这儿给你借钱,你再等两天咱们就熬过这一关了……

在子惠被医院确定需要换肾之后,胡晓红就开始在自己的亲戚朋友当中疯狂地借钱,已经凑够了30万了,可子惠没有耐心等下去。

对于子惠的死,孟俐丽的内心暗喜,她甚至觉得是她对袁方的爱感动了上帝,于是上帝收走了子惠,把袁方留给了她。但是她很快发现自己想错了,子惠的死并没有给她带来好运,相反袁方曾经跟她的约定,也被袁方废除了。袁方说得很委婉,说孟老板,虽然我没用你的钱救活子惠,但我还是很感谢你,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

孟俐丽压抑着内心的不满,问道,袁哥,我就想问你一句,你到底爱不爱我?

袁方犹豫了一下,说,我喜欢你,但喜欢不是爱。她说,难道我一片真心,就一点也没打动你吗?

袁方说,俐丽,我从内心感激你,我会永远记住你对我的帮助。子惠走后,胡晓红每天傍晚下班后,都要去地下室帮助袁方打理家务,照料淼淼。失去了母亲的淼淼,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,胡晓红问她话的时候,她常常低头不语,胡晓红就故意找很多话跟淼淼说,尤其是学习方面的,让淼淼不得不回答。



欠债还钱

袁方不敢看孟俐丽的眼睛,低头说,谢谢你俐丽,你知道我欠子惠的太多,这次无论怎样,我就跟你去办理登记手续。

孟俐丽有些激动,说袁哥你别这样,我爱你爱了好多年,做梦都想嫁给你,可我觉得眼下谈这事,实在是对不起你真挚的感情,我们俩的事,等嫂子的病治好了再说吧,好不好?袁方点点头,他也不想这个时候跟妻子谈离婚的事情。

袁方回了家就劝妻子去住院,说他已经凑够了换肾的钱。可他无论说什么,子惠就是不答应。她说,我不许你给别人借钱了,就算换了肾,我也活不了几年,糟蹋钱干什么?我死了给你和淼淼留一屁股债,让你们也跟着我受累呀?

到后来,袁方急得快要给妻子磕头了。他说,子惠我求你,答应我赶快去住院,我就是把自己卖了,也要凑钱给你换肾。说着,袁方就哭开了。袁方哭着说,子惠对不起你,这辈子你跟着我受了太多的苦,我心里难受呀。